

論

語

詳

解

論語詳解卷六

郝敬

雍也第六○此篇亦多論人物及仁智與前篇同故次之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在聖門與顏閔同科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孔子賢之閔子不肯爲季氏宰而仲弓獨與冉有子路同事季氏子路中讒廢冉有竟與之暱夫子所爲鳴

言言言
鼓攻也。仲弓之才果藝不如二子其靖恭簡默之資本可使居上臨民而以北面奔走于權門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夫子諷之曰雍也可使南面惜其有居上之度而局爲陪臣猶孟公綽之爲趙魏老則優也。仲弓不踰此旨謂南面在恭已君道貴無爲夫子將以恭默許已也。因思子桑伯子羸行放蕩亦自稱無爲舉之以問意本不可伯子而姑以自考探夫子許已之意耳。夫子應之曰可也簡蓋謂伯子隱居不仕遊于方之外任情簡畧亦可也對季氏之宰而可子桑伯子卽可使南面之意雍疑夫子以伯子與已同許

而已與伯子實不同道蓋簡與恭其不煩畧相似而其要領不同故據所學質之居敬主敬也行簡省事也臨民卽南面也君子以道致用可以臨民而不可以隱居可居敬也居簡身不脩指羸行也行簡獨行忘世也大簡人道同禽獸中國比蠻夷指伯子也此論甚正聖人亦無以易之但言不可以一端盡使雍南面者言雍不可事權門非獨美其能居敬臨民也可伯子者爲其隱居不仕無所事事非以大簡爲可也君子非其民不使不如隱居之爲愈雍於夫子之意雖未悟而其言良是故夫子第曰雍之言然然

其言而已。於其所以使雍南面可。伯子簡之意俱未
悉解者。遂謂此章專論簡二十篇中。未嘗以簡爲教。
二三子未嘗以簡爲學也。小子狂簡。原非至德。見賓
承祭雍所請事。原非謂雍簡也。凡聖言溫藉篇中。此
類甚多。世儒拘泥。使妙義不傳。千古如夢。

居敬者。翼翼小心。匹夫勝予也。行簡者。悠悠順治。省
事安民也。居簡者。斷緣息慮。土木形骸也。行簡者。遺
落世務。萬事墮壞也。居爲本體。行爲設施。居敬以荒
業爲本體。不求簡而自簡。居簡以枯寂爲本體。厭事
而事反多。仲弓此論。卽舜所以無爲而治。夫子謂爲

政以德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之道嘗教仲弓
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卽居敬之說也曰
吾黨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卽大簡之說也仲弓
因夫子之教有得還以爲己見而質諸夫子猶鳥飛
魚躍不知身本在天淵中也故夫子但然之

禮者聖人中庸之教狂士簡易不恭以禮爲不足守
悖聖人雅言之訓顧其志大而識超聖人以爲中行
之次憂其不可必得者也子桑伯子卽莊周所稱子
桑丘與孟子反琴張三人友者世儒斥爲異端距之
千里之外而聖人曰可於琴張曰吾黨之狂士原壤

母死廢禮。夫子亦不絕之曰。故者勿失其爲。故仲雍斷髮文身。夫子稱其清權。蓋皆惜其才過高。而欲裁之。所謂古之狂也。肆而仲弓不可。亦學問中規矩。當然。惟聖人大造兼成。馬雖蹄齧。亦欲範我馳驅。則仲弓所不能窺測其萬一者矣。夫子然其言。猶與曾點而不非三子。使漆雕開仕而悅其不仕。聖教兩端。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詩歌北門比仕不得志也。凡詩言南者多美。言北者多刺。南明北暗也。夫子以南面諷仲弓。亦棄暗投明。出幽遷喬之意。或疑諸子多仕于季氏。何獨仲弓不

可夫使人貴器子路之果冉有之藝材皆足以應變制機如雍之訥柴之愚而以馭權奸猶責騏驥馭虎豹也殊非所宜故聖人于子羔仲弓皆憂之

子桑伯子名扈離騷云桑扈羸行王逸注云桑扈隱士去衣羸袒效夷也莊子云子桑扈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爲于無相爲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爲友莫然有閒子桑扈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與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子曰彼遊于方之外者也

而丘遊于方之內者也。內外不相及。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假于異物。託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人之耳目哉。又云。子輿與子桑友。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往食之。至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

極者命也。夫又云：孔子問子桑扈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犯此數患，親交益疎，何也？」桑扈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以利合者，迫窮禍患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相收也。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桑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同不待物。」

按莊子多寓言難憑而伯子學術觀此可槩見亦足
爲事權門者之針砭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去聲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無未聞好學者
也

聖門學者聰明才辨篤實躬行兩等不乏人哀公問
好學夫子獨舉不遷怒不貳過之顏子以對然則聖
人所謂學可知也世教民生惟有好學一脉學無本
原雖多聞博識盡屬浮華人有血氣誰能無情情卽
是性豈能斷滅凡夫任情俗學強制二者皆妄顏子

克己復禮故能不動于已而全轉爲禮未嘗無怒而
天然中節事過卽化其心常定也未嘗無過而幾微
少差旋覺卽復其心常一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感于物而動遷莫如忿貳莫如怒忿卽怒也有所忿
慍則遷怒卽過也知之復行則貳可怒當前志能帥
氣則不爲怒所遷情慾偶萌覺卽消除則不爲過所
貳良由不覩不聞之中時時慎獨故天定而神怡非
口耳傳習枝葉文字之功也養德卽以養生懲忿窒
慾卽可以祈天永命而竟短命死故曰不幸也亡無
同今亡謂今弟子中無此人也未聞謂天下亦未聞

有此人也。然則曾閔輩亦不在屈指中矣。好學之難如此。

怒字从心。奴聲。心爲主。奴居上。心反爲役也。遷徙也。如遷國遷居之遷。忿懣一發。血氣奔騰。則心不守舍。貳副也。再也已。迷不覺誤。而又誤也。不遷怒。猶未能忘怒。按節而止。何遷之有。過如過門過路。偶然疎失。旋覺卽復。何貳之有。此兩者卽三月不違之仁。所謂學而時習之者也。日用應酬。性體稍礙。卽彼怒遷稍昏。卽被過貳。有遷有貳。卽工夫間斷。不遷不貳卽是時習。故曰好學。然則與聖人同乎。曰衆人氣質用事。

全任忿忿賢人德性自主故能不遷貳聖人渾忘不
遷貳亦不足言矣

主宰不精明則生忿忿存養不專一則多遷貳寡忿
忿明也不遷貳誠也本體卽工夫工夫失卽效驗知處
卽是行故曰好學世儒將知行分析曰先明諸心知
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道不遠人欲仁斯至誰不知
往誰不能至先知後行是商賜以下之學不可謂好
故曰未聞好學者不然知之者聖門不少

子華使

去聲

於齊冉子爲

去聲

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甫請

請

益曰與之庾

語

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

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聖人權宜斟酌。從容順應。如化工無心。各中天則。冉子請粟。初不以其不當。請而不與。與之六斗四升。冉子不悟。請益。亦不以其不當。益而不益。又益以十六斗。冉子終不悟。遂與之粟八十斛。若有所激而然者。夫子亦終不非之。亦不是之。第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而已矣。及夫子爲魯司寇。以原思爲家宰。與以常祿九百。原思狷者。請辭。子云。勿辭。以分與爾鄉鄰之貧者。其勸施予。又如此。大抵

世上貪吝之徒固可鄙。若以貪吝爲非。而于凡子者。辭者。不論當否。一切謂可。則予與辭者。常居其是。而受與取者。常居其非。是道爲有方之物矣。聖人于富者。損之以周急。于貧者。益之以濟鄰。裒益盈虛。乃所謂天則也。

子華使齊。蓋夫子爲司寇攝相。有事鄰國而使之。冉子時爲夫子治粟。故爲其母請。與之庾與之釜。夫子命冉子如數與之也。五秉亦是夫子之粟。冉子以已意徑與也。蓋役其子而餒其母。在夫子必不然。苟其母果失養。而其子遠遊在赤。爲不孝。未嘗失養而共

友故請是強加入以不韙之迹也故夫子難于辭而但薄於與以微示其意而冉子終不悟故夫子第言赤非貧者也肥馬輕裘之家豈無以爲養若爲子華解朝云爾然則冉子之請猶後世四豪輩傾財結交以爲名而聖人豈爲之原思家貧桑柘甕牖自守計非夫子亦必不爲宰夫子引以爲宰或亦因其貧而仕之九百之粟以斗計耳終歲所入止此貧不以分人亦非吝而思辭焉是苦節也狷者孤潔乏洪仁之度故夫子教以施子廣其硜硜濟以豁達也然則原思之廉如後世陳仲子輩蚓而後可者而聖人亦豈

爲之違孔子之請所以全人之孝止原思之辭所以
恢士之廉其委曲造就成人之美如此何但用財之
當而已

齊國姜姓侯爵在古爲四岳在夏商爲呂侯國于南
陽宛縣之西至呂望佐周武王定天下是爲太公尚
父封于營丘國號齊卽今山東青州府昌樂縣是其
地六傳至獻公徙治臨菑今青州臨淄縣北古齊地
傳二十四世而田成子弑簡公遂竊其國

春秋傳安子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
于釜釜十爲鍾然則豆四升也區一斗六升也釜六

斗四升也周禮廩人八鬴考工記巢人以銅爲鬴
內方外圓其實鬴鬴與釜同庾一作簋簋十六斗也
聘禮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秉十六斛
斛卽今石也九百孔註云九百斗也按四區爲釜釜
十爲鍾則鍾爲六石四斗古人言祿千鍾是爲六千
石萬鍾是爲六萬四千石齊王養孟子門人以
六萬四千石孟子舊祿十倍故曰辭十萬而受萬豈
真有如是之多乎蓋所稱萬者非必盡鍾卽鍾亦非
必六石四斗之鍾史稱衛靈公致粟六萬於孔子非
必六萬石也凡周制權度量之數用其小者猶今人

稱一斗爲十升一兩爲十錢之類由此推之所謂千
乘之國百乘之家又焉可執數求合訓詁之士所以
不通而加之以鑿也庾正作甦考工記云九和之弓
漆三甦始以一甦十六斗計之一弓豈用漆四石八
斗則甦又似龠合之名耳又陶人爲庾實二穀穀音
義與斛通而鄭玄註云甦受一斗二升則是甦穀之
數又與前數殊也聘禮云四秉爲筥十筥爲稯十稯
爲耗杜國語子云一井出稯禾秉芻金米註云金者
庾也詩云曾孫之庾註云露積也又曰彼有遺秉註
云刈禾之把也然則穀連禾藁算之有庾有秉其粒

量之亦有庾有秉也莊子書與作缺

周禮五畿六鄉六遂大國三鄉三遂次國二鄉二遂
小國一鄉一遂鄉以治國中遂以治四郊國外謂之
郊鄉外謂之遂郊遂外謂之都鄙下邑曰都邊地曰
鄙皆國之屬也鄉掌于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
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遂掌于遂
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
縣五縣爲遂比鄰皆五家閭里皆二十五家族鄰皆
百家黨鄙皆五百家州縣皆二千五百家鄉遂皆萬
二千五百家鄉則有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

長遂則有遂大夫。縣正。鄙師。鄉長。里宰。鄰長。是鄰與里屬遂。而黨與州屬鄉也。要其制皆本于井田。而不以井計。何也。每井雖八家。六鄉之中有宅田。圭田。賈田。六遂之中有官田。牛田。賞田。牧田。餘夫之田。則一井有不滿八家者矣。故鄉遂唯以五家起數。卽左傳廬井有伍之法。而伍兩師旅實出于此。凡言鄰里鄉黨州里云者。皆居處相近之地。明非他國之遠也。原姓字子思。名憲。宋人。孔子弟子。少孔子三十六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彈琴。子貢相衛。

結駟連騎。排簾灌入。窮巷不容軒。原思韋冠緹履杖
藜而應門。子貢曰。噫。先生何病也。思曰。憲聞無財謂
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希世
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
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有慙色。終身恥其言之
過。孔子爲魯司寇。大夫有采邑。因使原思爲宰。孔子
去魯。原思退隱于衛。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此爲春秋世官而發。季氏專魯。世卿蔽賢。賢者不得
升諸公朝。而在其材于私家。仲弓以南面之器。屈爲

之宰。遭逢世官。鬱鬱而爲此。故夫子嘗因問政。告以舉賢才。亦告季氏也。仲弓謂焉知賢才而舉之。亦扭于世官之爲常也。此章之言。與告問政互相發明。用舍非拘于世類。庶人之子賢。亦可爲公卿。何必公卿之子爲公卿乎。語云。和氏之璧。出于璞石。隋氏之珠。產于屨蛤。鯨方命而帝舜用其子爲司空。蔡叔作亂而成王用其子爲卿士。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苟以家世爲用舍。則頑父嚚母。堯當舍舜。因犁牛而舍驛角子。亦將因驛角父而用犁牛子。卽堯舜不得舍朱均。而官人惟以其世。庶人之賢。

者皆阻于進用矣。豈天生賢才，與明主用舍之道乎？故夫春秋世官禍人國多矣。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華氏弱宋，甯氏亂衛，田氏竊齊，有王者起，不更張不可爲也。仲弓事季氏，旣不知舉賢才，安能改于其德，適足以自黜耳。天生君子，豈憂其無用而屈身權門，故設爲微辭以警悟之。慰藉之本，謂世官未必賢，而謂人子之賢不可舍，不顯斥時臣而但謂庶人子不可盡棄，語甚溫藉。犁牛子，寓言。黎庶子也。舊解云：仲弓父賤行惡，無藉對人子。犁牛人父不似聖人語，或云非對仲弓言，則不宜書曰。先儒惑于舊解，謂多一曰。

牢非也。犂，雜文也。騂，赤色也。角已成牛有角可爲犧牲也。色純曰犧。周尚赤，大牢之牛皆純騂。王制云：天地之牛角鬲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祀山川之牛亦有角者。山謂五岳，川謂四瀆。天子望祭天下名山大川，祭祀之大者也。周禮謂山川爲小祀。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山川屬地，亦陰祀，與此不合。周禮難盡信也。禮諸侯主山川，大夫主五祀，賢者宜爲公臣，故曰山川不舍。大夫蔽賢，故曰欲勿用。夫人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其用其舍皆當奉天，豈人能私舍之能私用之？雖欲勿用，其乎其在人也。山川其

舍言乎其在天也。蔽賢不祥。神人共憤。故曰雖欲勿用焉得而勿用。欲舍之焉得而舍諸。若爲不平之辭。所以深慰仲弓也。○牛詳第十七篇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仁卽人心。心體清通如大虛。與天地並運。萬物同體。爲仁仁與心非兩物。心常在腔子內卽逐處皆真。自然萬物一體痛癢相關。但爲塵累中距。真宰外馳。則心與仁似去而違之矣。顏子天資純粹。欲累輕克已工夫明決。心體瑩淨如晴昊日朗。微有雲翳一毫。便消。惟其心體常淨。故依仁不違。惟其微翳便消。還須

稱三月然亦非九十日後又違也其餘諸子求仁情
識重而道力薄如草翦還萌塵拂又生雲際見日乍
明乍昏不得全朗故曰日月至言不能久耳然亦非
一月一至一日一至之謂也顏子不違所謂終食不
違也諸子至所謂我欲斯至也若凡夫心如火牛燧
象奔騰不止電光石火之仁須臾之至而已

二十篇中言仁不言心獨此以心言直指仁之真幾
實體也何人無心何心非仁仁與心焉容違違不違
言乎心存不存耳血肉雖存神明已去所以謂違仁
不違者配合之名程伯淳曰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合猶二也。聖人心境如一。顯微無間。不違亦不足言矣。古人於凡分數多。輒云三。三者兩抱一。陰陽之合也。故天時三月。寒暑氣移。人心不變。是真不違也。必言三月者。與天道於穆不已。猶隔正是不遷不二之境。若無怒。則不須言不遷。無過。則不須言不二。聖與仁。則不須言不違。○日月詳陽貨篇。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國曰。政家曰事。從政謂與聞國政爲大夫也。禮四十

而仕五十服官政爲大夫由賜求三子皆名賢由求皆仕於季氏後子路被讒去與子貢皆仕於衛惟求爲季氏宰初季桓子將死屬康子召仲尼康子召冉求此問意在求而以二子較之耳果者資性貞固達者識見明通藝者才思工巧果能幹事達能應變藝能處事故皆可使從政要之藝不如果達也果達近德而藝局于事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云執技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則藝亦甚卑矣冉求事季氏無匡救之道而有聚斂之術是由賜所不爲者故夫子微言抑之道其實耳記者記此於不違

仁之後以見道藝一貫不依仁不可游藝三子有可用之材夫子所謂不知其仁者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私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問上矣

魯事不可爲季氏不可反正此不待知者而知矣子路嘗事之而被譏以廢冉有章之而無能改於其德夫子有鳴鼓之攻仲弓爲宰而不知舉賢才夫子諷以南面慰以犁牛子惟顏淵知幾孟子謂當亂世居於陋巷人不改其憂孔子賢之者也閔子亦顏淵之儔而費乃季氏私帑豈屑爲之宰乎故屬其使者云

善爲我辭。今方有汶上之行。若其再來。我已在汶上。
青徐濰濟之間。踪跡浮沈。必不相值矣。此其辭堅志
決。可不謂志士仁人者與。記者記此于三子從政之
後。以高閔子之節。蓋春秋世。官士欲致用。未有不由
大夫之家者。但視其大夫何如人。人未必賢。則自量
其輔導作用何如。子羔之宰成邑。子游之宰武城。子
賤巫馬期之宰單父。皆有功于民。人社稷。夫子亦未
嘗不善之。由求初仕季氏。夫子亦未嘗非之。惟其旅
泰山。伐顓臾。聚斂附益。則爲臣之謂何矣。天生君子。
爲斯世斯民。豈不以濟世安民爲心。委吏乘田。非達

官聖人亦爲之史稱夫子少時仕齊高昭子非家臣
與如會點漆雕開不肯仕亦喜之沮溺丈人避世又
非之故曰用則行舍則藏無可無不可聖人所爲時
中耳

閔姓損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少孔子十五歲史
記云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粟是也而家語載閔子
騫爲費宰問政夫子告以御民猶馭馬此王肅輩僞
增不足信也

費魯東鄙邑在潁水枋田之間界於邾莒魯之要地
魯僖公德季友援立功以賜之至季孫宿城之季氏

始大或曰其地古鄆國伯爵姬姓文武之後孟子稱
費惠公者是也季氏取以自益今兗州府沂州費縣
有古鄆城○青徐之間有五汶北汶嬴汶紫汶浯汶
泮汶其流同也或云出瑯琊朱虛縣泰山北東入濰
者青州之汶也出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者徐州之
汶也汶之言紊亂流也在汶言不可踪跡也卽詩兼
葭蒼蒼之意閔子對使者言時已卽有汶上之行非
待其復來然後往也在汶上卽詩洋洋樂饑之意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酉執其手曰亡之句命矣夫斯
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有疾書傳皆謂爲惡疾淮南子云癘也恐人見其狀故辭問者在恒情主不納客則已矣聖人不欲違主人之意又欲親致未訣之情而自窓牖間執其手所以爲厚朱子疑不入爲薄強爲聖人周旋緣禮有疾病寢北牖下之文疑君視當遷南牖下謂伯牛家以此禮尊夫子夫子不入鑒也詩云塞向墜戶北牖曰向安知室北牆下無牖乎亡喪也執其手驗其脉息知其將喪也天道流行物與無妄皆謂之命貧富貴賤夭壽人視有苦樂大造何心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由自然故曰命也伯牛顏子盡其道而死

純任乎天爲正命。世人逆理取禍，非正命。得正命而死者寡矣。夫子此語，上二句以天命言，下二句以人事言。若論人事，無取死之道，信乎其爲命也。

冉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人。孔子節小，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勵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以盛飯食，飯也。一者，無餘之辭。人不堪憂，憂貧也。樂者，性天真境，義理生機。論語開卷言悅樂，惟顏子常有此意。心與大虛同體，清通活潑，一爲外物。

牽累情識拔緣則生憂顏子屢空視世上一切好醜
順逆如過影遊塵雖處貧賤無入不得不改言無加
損損不足言加亦有意心境如常不因窮因改變非
以簞瓢陋巷爲樂直不因簞瓢陋巷改樂耳二氏偏
喜枯寂毀形滅倫斷除煩惱聖賢素位而行人倫日
用安土樂天蓋心無欲則無往非樂地有欲家庭房
闈間亦怨府飲食居處細事而顏子之賢亦只就此
較勘陳仲子能讓千乘之國而不能忘情于簞食豆
羹求安求飽常人習氣非聖賢不能化夫子亦自謂
疏食水飲曲肱而枕卽惟我與爾有是之意記者記

之伯牛有疾後見天壽貧富皆莫之致而致所謂樂
天知命故無憂也

問顏子之樂曰無憂樂莫大於無憂不改二字可味
樂本真常貧富偶爾人心一念相應此樂皆有祇爲
不可久處約所以改故曰能安土則樂天周茂叔問
學者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爲提醒後學反觀
性地耳世儒開然覆射最後朱仲晦云學者當從事
博文約禮以至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庶乎有得果爾
則一生苦惱何時得到顏子田地孟子云義理之悅
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豈誑語乎

顏子不改其樂。猶覺有境未化。夫子樂亦在其中。則心與境俱忘。顏子當亂世。居于陋巷。夫子賢之。而夫子自老于行。蓋賢人可藏。聖人不能藏。顏子如蛟潛幽壑。夫子其猶龍。上下天淵。豈陋巷可潛跡乎。

人不堪其憂。如田賜輩。非不樂道。而終不堪其所憂。回非不憂世。而終不改其所樂。二語周匝含蓄。

竹器方曰筥。圓曰簞。瓢註疏訓瓠也。瓠壺通詩云八月斷壺。卽瓠也。瓠。匏類。長曰瓠。圓曰匏。破匏爲瓢。一匏可爲二瓢。刻瓠爲壺。一瓠止可爲一壺。爾雅康瓠謂之甑。瓦壺也。賈誼賦云。棄周鼎。寶康瓠。瓢。一謂蓋。

莊子九歎云。弘農館。東坡朔客難云。以謫測海。是也。

冉求曰。非不說。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汝畫獲。

大道易簡。初無苦難。夫子嘗言。未見力不足。善學者。欲之斯至。道體清虛。活潑悅道者。行乎無轍之途。萬境皆通。苟冉有真心契合。如顏子爲仁由己。無所不悅。自然欲罷不能。何力不足之有。今旣云悅子之道。又云力不足。卽此便說謊。故夫子姑不與論道。先與辨謊。不興曰。廢如廢疾之廢。無足亦曰廢。禮有廢禁。

廢爵無足之器也行至半路困不能興足雖不前心
尚不止如是者謂力不足汝今畫定界限止此豈可
歸咎于力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
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
年數之不足也倪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然則所謂
中道而廢者正是鄉道而行之境與畫地不進者迥
別

道本各足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故真悅在
已冉求但悅子之道不知自悅何怪乎其不悅也非
不悅與無所不悅殊顏子無所不悅惟求在我博文

曰博我文約禮曰約我禮所以爲仁由己一日克己天下歸仁是爲真悅冉子視道爲夫子之道忘其爲已有而徒羨聖人之有何益記者記此于顏子之後以見二子悅樂誠僞之分

學有省力者一以貫之不改其樂是也有費力者文字枝葉多學而識是也有極苦惱者刻意尚行陳仲子之流是也聖學自無苦難人情卽是天理

子謂子夏曰

汝

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君子之儒恢弘豁達小人之儒硜硜信果儒者文弱之稱聖門以仁爲教故學者言貌舉止和順雍容東

魯之士薰陶禮義多恂雅之風世遂目爲儒切切偲偲怡怡氣象然也苟顏靡異儒規規自守亦何以爲君子君子不以暴厲爲武亦不以顏弱爲文子夏不及之資文學之習愿謹有餘而恢弘不足故夫子因時俗之稱勉勵之世遂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子夏篤信其必無此孟子云北宮黝似子夏蓋子夏倚信聖人而聖人不必信故曰大人唯義所在篤信者或失之固因上章冉有悅子之道而類記之見君子求諸已也韓詩外傳載子夏與衛公孫脩論勇非顏靡之儒其得于聖教者深矣

授儒非佳名。儒之言。儒也。魯哀公以儒服戲孔子。孔子不居。亟稱儒行以雪之。其言未必盡出夫子口。而末云。哀公聞言。沒世不敢以儒爲戲。可知儒名未盡美。後世以與百家九流佛老並稱。儒者甘之。其真可謂小人哉者矣。聖人不爭名。不逃名。儒安足辭在學者。宜自審其實。君子而儒。盛德若愚。小人而儒。閭然媚世。文學之士。其習尤易靡。游夏皆文學。而子游差高明。觀其譏子夏。門人可知。故下章卽以子游取滅明附之。以作儒者之氣也。

韓詩外傳。衛靈公晝寢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

公孫情道逢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
召勇士公孫曄子夏曰微曄而勇若曄者可乎御者
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
儒者使者曰行人曰微曄而勇若曄者可乎臣曰可
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曄至入門仗
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內劍吾與
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
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
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
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

君子邪我邪悋曰子也子夏曰子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遣齊君重韜而坐吾君單韜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掄其一韜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悋曰子也子夏曰子勇不若我二矣又由六子從君子圍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我邪悋曰子也子夏曰子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鎗短以衆暴寡變棘無罪之民而成威于閭巷之間者

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衆之所誅鋤也詩曰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靈
公避席抑手曰寡人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
矜寡不畏彊禦卜先生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_汝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
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大道曰路小路曰徑行不由徑猶言行天下之大道
也不肯徇私蹈枉趨奔競之途此滅明生平大槩非
公事不見邑宰是不由徑中一事儒之有勁節者所
謂君子儒也子游宰其邑之重其人欲延致之不可得

故稱之若浚浚不入室亦常事先正云士人當使王
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字傳謂其不來勿使厭其不去
此章與子賤君子相發明蓋治以得人爲要仲弓爲
宰焉知賢才所以夫子有犁牛之譬子游取人以不
入室子賤取人以不爲陽喬二子皆因節槩而得人
者也私居曰室入室卽非八事也

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貌
陋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云貴之不喜賤之
不怒苟利于民廉于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博物
志云子羽齋千金之璧由延津渡河陽侯波起雨蛟

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拔劍斬蛟投
璧于河然則滅明烈士也故以附儒之後

武城魯下邑春秋襄公十九年城武城備莒也哀公
八年吳伐魯道由武城克之今山東沂州費縣有武
城城滅明墓曾子亦生于其鄉史記云曾參南武城
人此武城在泰山南也漢清河郡亦有武城今東昌
府武城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
馬不進也

聖人觀人察其所安孟之反入門策馬之言發自由

衷非託辭自揜也師出前者爲啟師還後者爲殿啟則先衆人出殿則後衆人入先出者迎敵後入者扞敵皆稱功殿奠也詩云殿天子之邦安鎮保護之意策馬箠也竹曰策革曰鞭師敗走人爭先渡馬不進者常也孟之反馬不進亦是實事但將入門殿軍之功已昭然共覩在他人何肯自白反獨不諱人之所諱而其言甚情不惟不爭功若坦然不覺已之有功者有篤實溫恭氣象士君子處功名之際皆能如此何用不臧夫子所以誦其言而美其不伐也

孟之側魯大夫字子反孟孫之族莊周謂孟子反左

傳謂孟之側古人多于姓下加之字以同姓非一人也如宮之奇庾公之斯尹公之他石之紛如冉之僑之類皆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及清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側後入爲殿是役也冉求力戰有功康子問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於孔子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巧言令色二者小人媚世之術而巧言之害尤甚好色好佞二者人情之常而好佞之害尤甚蓋色惟婦

人而佞則士君子皆有如遊士之譚說辭人之文藻
禪家之機鋒自是一種辯才色迷中人佞惑知者衰
世以佞爲才雖以仲弓之賢人惜其不佞故曰不有
祝鮀之佞雖有宋朝之美難免於今之憎惡言好德
不如好色好色尤不如好佞則人情好佞甚矣聖言
委婉可思朱子以巧言令色不分輕重以不有二字
直貫下句文義甚牽強

詩毛傳云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
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誅祭祀能
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爲大夫皆佞之

類也故衛以子魚爲宗祝臯鼬之辭卽是造命靈公使治宗廟卽是祭祀能語祝官名祭主贊辭佞猶後世佞佛之佞惟祝多佞惟佞乃爲祝佞工媚悅悅字从兌省兌爲口爲悅悅神以口故稱工祝周禮大祝爵大夫小祝爵上士皆以有辯才者充之掌六辭凡國命誥皆出于其手左傳晏子曰有德之君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考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肆行非度無所還忌神怒民痛無佞于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

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
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慢于
鬼神夫以衛靈公無道而鮒爲之祝則其矯誣僭慢
言不忠信虛以求媚可知所以謂祝鮒之佞也

鮒衛大夫字子魚爲宗祝故云祝鮒多記聞有口才
衛靈公使治宗廟諸侯會于召陵盟于臯臯鮒說諸
侯以長衛于祭左傳載其辭亦因其佞而脩飾附會
之也○宋朝宋公子名朝有美色通于衛靈公夫人
南子者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此章繼巧令之後卽是易簡之理易所謂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之意聖人所以開物成務不過日用共知共由之理此章語意與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相似蓋斯道往來闔闢共由而易見者莫如戶易大傳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成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是卽所謂由戶之道也一出戶而乾坤變通法象神器具于斯下學而上達顯微無間道豈遠人斯卽指戶今人何日不由戶而誰知由此道者苟能行之而著習之而察則豈

徒由其戶而已邪。又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又豈徒戶之道當由而已邪。日用之謂由。知其所由之謂道。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是故君子之道鮮矣。

出不由戶。則惟有鑽穴踰牆。故曰誰能出。言不能出也。道易簡真切。無異于戶。視聽食息。不由道則陷于邪僻。父子君臣。不由道則犯義悖理。自不能不由。而奈之何人不由也。此亦一說。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世俗以先進質勝爲野人。後進文勝爲君子。夫子謂

言部言部
質勝誠野人。文勝亦不得爲君子。必也文質彬彬然
後君子乎。文質不獨禮樂一切道德風俗皆有。彬彬
如人有四體而加衣冠也。質體質也。先有體質然後
施文彩。文以文其質也。文可損益。質不可損益。文得
中方與質稱。太少爲野。太多爲史。損史之有餘。補野
之不足。乃彬彬相稱。爲篤實光輝之君子。君子謂聖
賢帝王也。

周禮有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脩文莫
如史。故夫子以之目文勝者。或曰古良史亦文勝乎。
曰豈惟是典謨亦文勝也。堯舜與五臣一堂相告。豈

盡如簡策所載未免史臣潤色蓋理可回授辭必修飾而後傳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惟夫子春秋要言不煩不代前人粧演此易簡之文與化工同所謂彬彬君子者矣然則六經之文非粧演乎曰史以記事經以載道事有粧演道無粧演故不曰經子文勝而曰史文勝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直者自然生機也罔者造作殺機也生機雨露滋息無物不長殺機牛羊斧斤無物不消故曰惠迪吉從逆凶惠卽直逆卽罔也人所以爲生只此真性惺惺

不昧曰知感而遂通曰直寂然不動何思何慮曰一
曰不二存于心曰忠信凝于德曰誠工夫曰勿自欺
曰誠意一也聖人無意必固我虛明之天神感神應
喜怒哀樂以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已發未發大公
順應無塵情牽累攙和遮瞞及諸委曲像是不學不
慮之本體謂之直直則天理周流生機和鬯與大虛
時行物生同運並行不息之真不毀之精立命之原
端在于此雖殤猶壽也若夫機械變詐挾知用術鑿
混沌之竅與天地萬物痛癢不相關都非本來面目
形存心死昏然如行尸走肉雖生猶死矣故曰幸而

免佛書云三世諸佛皆以直心成等正覺。蹈襲此理。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聖人於學問根元不遂道破三之字。何所指實無可指也。知非見解。一落見解。便屬影響。實證實悟。親體面呈。方爲知之。此知之上不容加一物。人到知始信一切現成。但看得如此容易。却被如此錯過。未悟時辛苦馳求。悟後澹然無味。都將拋却。不見所好矣。不好非真知。聖人恐人纔知便足。故言知後正須篤好。游夏輩非不知。但日月至焉。終非真知。如顏子欲罷不能。分明見得如此。更加孜孜汲汲。乃爲無欲。

言言言
而好者也。到好時工夫無滲漏。但能好之心與所好之物隱隱未化。終屬克治之門。非究竟無爲之旨。至于樂則化矣。舍舟登岸矣。如夫子耳順從心。不知老之將至。遯世不悔田疇。斯其至矣。真樂方是真好。知德者鮮。當世無知之者。顏子死未聞好學。當世無好之者。若尋常知尋常好。聖門非乏也。

世儒以見解當知。聖人言知。卽是明德本體。顏子擇乎中庸。知也。拳拳服膺弗失。好也。時習而悅。好也。人不知而不愠。樂也。樂與好終非有加于知。卽知而不見其所爲知者耳。百姓日用。祇爲少此知。仁者智者。

未盡道祇爲多一見若喚醒百姓之不知化去仁智之見便是樂禪門一語契合輒稱明心見性向後迷失不可保所以不如好樂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上卽下學上達之上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則人人可語道必上智乃悟世間上智少中下人多不可語而與之語不惟扞格不入將有馳情玄虛遺漏荒蕩之病人心世道之憂也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蓋天下無事外之理中人以下且教之執事而理自在其中若直與之言理將有

遺事之憂聖教不過詩書執禮文行忠信性與天道
不可得聞後儒輕言性命空譚無實流爲二氏意何
濟故中庸之教萬世無弊也

上智之人天資旣明敏德性又純粹所謂中行也如
馬善走又不蹄齧方爲良驥若祇憑聰明見解輒與
言上越發流蕩恣睢非聖人所謂上也聖門惟顏子
一人曾點漆雕開輩虛見無實曾子子貢直待功深
力久方與提掇如問仁顏子直語以克己復禮備身
則語以主敬行恕司馬牛則語以訥言卽是上下之
別曲成後學良工苦心不倦之教也

道無精粗而有上下猶水有清濁浮者爲清沈者爲濁水本一耳元炁初分輕清上浮重濁下降上者爲天下者爲人故道器有上下而無彼此上下者顯微之名凡耳目所可見聞者顯也下也所不可見聞者微也上也雖不語上所語卽上故曰無行不與雅言四教豈偏屬下乎遇下人作下解人皆可爲堯舜何有可語不可語之別下學而上達則凡民皆堯舜也可由而不可知則堯舜卽凡民也上下之間非有二也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民猶人也。民義人道也。人鬼幽明同此大虛。人者鬼神之會。人道盡則鬼神不能遠。不疑于昭昭。卽不愧于冥冥。俗人惑于禍福眩于耳目所不及。如祈禱于靈之類。全仗鬼神徼福。不務人道所當行。夫鬼神杳冥人道明白而舍此覲彼。棄明投暗。是天下之至愚也。苟能破除此惑。操心行事。循理守分。常如鬼神臨之在上。豈曰不敬。至于吉凶休咎。人行人道鬼神行鬼神道。有何干涉。故曰遠也。此光明洞達之君子可不謂智乎。仁智同心而仁者惟其無私之心也。苟于民義所當務者不敢畏難見義必爲。至于行義雖有

後效而其心本無所爲而爲卽此無所爲而爲之心
大公無私純理忘欲可謂仁矣蓋智仁非二昏則多
慾慾則智昏相因也故知者專務民義去其求福之
心仁者先其所難去其計利之心一也樊遲學圃學
稼志在近利故夫子藥其心病而以行義爲本難卽
指務民義仁本難而近利者以行義爲難獲如耕
者所獲之獲先難後獲所謂三年學不至于穀者也
可謂知可謂仁皆卽事見心也聖人言仁智往往合
一解者往往二之

心爲陽精。心昏惰則落鬼窟。陰邪得而干之。敬者。整

齊幽明之道能敬則鬼神率服狂病鬼祟皆緣慢入君子脩己以敬仁亦不外是矣

原思克伐怨慾不行子曰可以爲難仁則吾不知仁者純一不已初無苦難就凡情昏惰見難難處皆是道情所得無量但得時自不覺如讀書義理深奧一翻苦思自一翻增長若計日課功刻期卒業疎漏轉多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大虛中惟一理知者見之爲智仁者見之爲仁源本

無差見諦各殊。水爲活潑有形之物。智爲活潑無形之心。與水相似。山爲安貞有形之物。仁爲安貞無形之心。與山相似。境相似。故心相契。非流連光景之謂也。智者活潑。其幾常動。動非流蕩也。光明無礙。萬感萬應。自然豁達。雖寂然之中。炯炯洞燭。不動而動也。仁者安貞。其體常靜。靜非枯寂也。中虛無欲。隨時隨處。莫非安土。雖紛擾之際。而休休自如。動亦靜也。智者得動幾。故批卻導款。無苦難凝滯之憂。靈通妙運。理融情洽。不亦樂乎。仁者得靜體。故保合含育。有渾淪貞固之秘。凝神抱一。頤養天和。不亦壽乎。要之仁

智一也。山水動靜樂壽言乎其情境意象而全體大用可默識矣。苟仁智兼盡則造化在我。智及仁守智利仁安智巧仁至智虛以宰仁實以踐智明屬神仁體屬質神明爲天體質爲地天靈爲陽地質爲陰陽神圓而轉陰質方以安。凡樂之類虛滯則不樂。凡壽之類實罔則不壽。由此以推三才之變萬事萬物之理無弗旁通。豈獨山水動靜之似耳。易說卦之象有似于此。

不滯故樂無息故壽。邵堯夫天根月窟之喻本此。卽動靜至境。朱註以效言失之。文王憂患智者未必樂。

顏淵歿死。仁者未必壽。論其理。非徵其事也。佛氏言
極樂無量壽。蹈襲此意。○徐幹中論曰。形體者。人之
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榮華也。君子受其形體
以成其德義。形固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
十歲。德義立與不立。差千歲。豈可同日言也哉。顏淵
時有百年之人。今寧復知其姓名邪。詩云。萬有千歲。
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
韓詩外傳云。水緣理而行。不遺小閒。似知動而下之。
似禮。蹈深不疑似勇。障防而清。似知命。歷險致遠。卒
成不毀。似德。所以樂水也。○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

利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于道○淮南子云
物莫弱于水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息耗滅益通于
不訾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淖溺流通蟠委錯紜而不
可靡散所以成至德以其淖溺潤滑也○水之言演
也於文衆曲爲川柔能攻堅故一其內一豎無鉤如
直畫坎卦坎爲川又水象兩人交一中出象水一爲
數始男女構精始生也○水流曰川水源曰泉水決
之澤曰渚渚決復入曰汜史江出曰沱河出曰澠汝
出曰濱濟出曰漣洛出曰波漢出曰潛水鍾曰澤廣
澤曰衍乾澤曰藪澤曲曰臯水草交曰湄下濕曰沮

洑障水曰陂築土遏水曰塘曰隄曰防曰墻石
絕水曰梁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曰坻
曰磧水邊曰干曰垂曰濱曰涯重涯曰岸岸上地曰
澚曲涯曰隈曰隩涯上下坦曰濶曰濶水邊人居
曰濠沙石曰瀨曰磧小口別通曰浦朝夕至曰潮風
吹水涌曰波大波曰濤小曰淪風水成文曰漣文如
綺曰漪水行曰涉渡處曰津曰濟以衣涉曰厲由膝
以下曰揭膝以上曰涉潛行水底曰沫逆流而上曰
汧洄順流而下曰汧游曰沿流絕流而渡曰亂水北
曰陽水南曰陰注川曰溪曰谷通谷曰壑水神曰天

吳曰馮夷波神曰陽侯祭水曰浮沈

韓詩外傳云山者萬人之所瞻仰育羣物而不倦四方并取而不限出雲導風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有似

仁人所以樂山也○山之言宣也含澤布氣生萬物

也山頂曰冢曰巔曰椒山脊曰岡山大而高曰崧小

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崱魁

上大下小曰嶽言上秀曰峯陬隅高曰昂節山坡曰

坂山屬曰嶧繹連也獨曰蜀山如堂曰密小山岌高過也

大山曰岯桓也大山宮閭也小山曰霍小山別大山曰鮮

仙上聲少也山狹而長曰墮朶也狹而高曰巒寫銳而高曰

嶺岼未及上曰翠微中絕曰陁刑有草木曰岵戶無

草木曰岵曰岵石載土曰岵土載石曰崔巍曰屨屨

危山多大石曰礧嚴多小石曰礧嚴山夾水曰澗瀆

無所通曰谿山夏有水冬無水曰舉學山東曰朝陽

山西曰夕陽山足曰麓山穴曰岫山邊曰崖崖高曰

巖土山曰阜曲阜曰阿大阜曰陵小陵曰丘山精曰

夔祭山曰廋凡度同懸或懸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齊魯同封比鄰皆周東藩也春秋時齊強魯弱齊大

魯小以勢言也若論道則魯差近而齊爲遠魯一變

庶幾而齊須再變蓋齊經管仲圖霸法令更張競富
強而趨詐力先王之典刑無復有存焉者矣苟能一
變其叔季苟且之政僅可方今日之魯魯自先公忠
厚立國禮教世守其廢墜者文獻足徵僭亂者憲章
可考惟一改正脩補便還舊觀而其公卿大夫彬彬
言詩言禮小心恭慎無失禮于諸侯諸侯稱之謂周
禮在魯以興教化易耳聖人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者不在土地甲兵而在道德且何必齊魯士君
子苟能溫恭雅飭猶魯也若矜驕侈汰猶齊也以世
運論五霸之世猶是魯七王之世便是齊凡事反正

有漸道德功利之相去遠矣孟子逃楊歸墨逃墨歸儒亦此意聖言非獨論齊魯耳

東海諸國惟齊魯爲大而比鄰所謂驂鞠之國盛衰相倚也夫子作春秋于二國之交每致意焉齊不可失魯魯亦不當閒齊自諸兒殺魯桓公春秋之義始讐齊矣其後恩怨不常宣公奪適魯事齊甚謹成襄以後齊魯隙而晉人乘閒搆之二國遂離然魯恭順事大諸侯多助之鞍之戰平信之役齊亦憊矣皆魯爲之也是故冠裳佩玉可以制強暴天下之至弱常馳騁天下之至強老氏所謂生死之徒也是以齊先

亡而魯久存亦道力之徵也

齊詳第七篇魯詳第三篇史記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周公嘆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說苑云太公治齊尊賢先義而後仁霸者之迹也伯禽治魯親親先仁而後義王者之迹也按齊自太公起屠釣爲文武師誅紂定天下以功封得征五侯九伯桓公用管仲定霸立國本源皆以功名顯其來遠矣魯自周公教伯禽不施其

親文武以前父子兄弟世世孝友其來亦遠矣所以
末流異也○漢地理志云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
五穀人民寡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
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
霸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
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脩道
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
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
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寰宇記云萊州人志氣緩
慢魏文帝典論論文亦云徐幹時有齊氣謂其文體

舒緩也。朱博遷瑯琊，齊部舒緩博奮，髡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邪？」然則齊俗本舒緩，而反遠于道者存乎？上之教化耳。○地志又云：周興以少昊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其俗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旣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廼脩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酒器。爵類。器之有稜角者。春秋時制器者。或變爲圓。卽今所見古銅。似瓶者。腹跗猶有稜。然非太古之制矣。故聖人寓言以志慨。觚旣無觚焉。得謂之觚乎。實不稱名。事多類此。毀方以爲圓。鑿朴以爲雕。摸稜以爲達。刊節以爲通。名器假借。古今所以不相及也。

儀禮云。一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禮器云。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觚。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考玉記云。梓人爲飲器。勺一升。觚三升。鄭玄註云。一升。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觚。孤也。文以角。其

形銳。凡物有棱角廉隅皆謂觚。西都賦云。上觚稜而
栖金爵。言屋角上爲銅雀有足尾形如飲酒之爵。古
記事削木爲數面。面皆可書。亦謂觚簡類也。陸士衡
文賦云。操觚而率爾。或亦有削爲圓者。周圍書之。亦
是不觚。凡後世制器變觚爲圓者多。非定酒器與木
簡耳。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
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此章卽仁智合一之理。宰我之問。蓋切問也。與樊遲
仁智之疑正同。樊遲未達而不能問。宰我疑間而設。

難所以爲善言也。告之告仁者也。雖告之言不必親見也。蓋人欺罔之辭。井陷坑也。井有仁。謂人有誤墮陷阱者。救人曰仁。井中有仁。猶言窮者易爲德也。從之從于阱以救之也。其者疑難之辭。何爲其然。言爲仁者何至于固蔽不明如此也。君子卽仁者逝往也。陷從井自陷也。有是理無是事曰欺。無是事亦無是理曰罔。罔昧也。臺言不可見通融無礙之心。所謂惠而能哲。愛人而不妨于知人者也。宰我之問。謂有愛人之心。而值不可用愛之地。則其情窮。欲伸其情。則其蔽愚。不知仁者惟心惟理。心有固然。理有不必。

然心雖慈愛而理自明通使往救人于井則可使入井自陷則不可人以其心之所不忍者欺之則可以其理之所不然者罔之則不可聞井中有當救之人無不往之理臨井有可救之策亦無不救之理如必不可救決無入井自陷之理四語周匝圓婉論井而非拘于井也以明仁則必智大公順應自然明覺並行而不悖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載籍曰文文者道之顯也故曰文在茲夫子嘗謂多見多聞所謂博學於文也而六經爲要非謂不急之

書不緊關之事一一理會存記如後儒所謂格物之說也耳目者神明之戶牖嘉言善行浸漬久則神明開朗誦詩讀書日親就聖賢自然義理森發但其功夫虛泛細瑣涉獵而未歸一不實體終非已有必卽所博者反而約之于身心日用酬酢處收拾體驗以求合乎當然之節謂之禮禮理也詩言帝則易言嘉會本齊莊中正之心而有三千三百名法可據是曰禮文卽可見之禮禮卽躬行之文文散曰博禮會曰約約之于禮則所博者不爲虛浮所學者有實地道理不隔于外口耳心思庶免兩沒交涉之病故曰弗

畔內外合顯微一非先博而後約也餘詳顏淵喟然章可參看

堯舜以前所博何文上古風氣沕穆人情朴實卽心是道可無事于文三五以後皆古訓之式斯文之力也無六經豈復有世道故博文爲下學之要其聯合弗畔之樞惟在約之以禮禮履也禮可行履也高下散殊無往非禮道莫大于禮聖人論治亦惟曰齊禮曰好禮曰動之以禮爲學曰立禮曰執禮曰崇禮告顏子爲仁亦惟曰復禮舉其數比其物至繁至雜者禮也履其素執其中至一至要者禮也中庸擇善固

執卽約之以禮文者先聖懿訓懿訓廣故言博禮者
人心天則天則一故言約顏子不遷不二約禮之實
也非禮勿視聽言動約禮之功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

悅

夫子矢之曰予所否

鄙

者天厭

之天厭之

論士人尋常規矩南子信乎不當見聖人猶天視世
間昆蟲草木平等老子謂百姓注其耳目聖人皆孩
之陽貨互鄉佛肸公山輩苟以是心至無不受之其
在衛也南子以君夫人慕聖人求見聖人何嫌何疑
子路不悅自是守身常法知聖人之皮膚而不知聖

人之神髓也。夫子不屑置辨，而但矢之矢誓也。言激而直曰矢，子路剛愎自信，故爲法語之言。否卽易泰否之否，隔塞不通曰否。其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惟六二中正其象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不亂羣也。說詳易。與此正同。曰：予所否隱，然法天地而不遇之意，在言外。厭猶禮云：厭冠不入公門之厭，伏不起也。與壓通。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鄉飲酒禮云：賓厭介介，厭衆賓，喪服傳有厭降。凡物迫隘不相容曰厭。卽否，隔意。天之高也，何物不容我。

與物皆物也。奈何其相物也。我遭時否而不能包承。是我所爲自否塞矣。我不能容人。天何能容我之卽予也。天高不壓物。大人不絕人。卽知我其天之意。聖與天合。動必稱天。語似直切。而情殊婉懇。

俗謂不飽滿曰厭。

葉

亦謂之否。

前

否閉不開。則迫窄。

成厭厭者。頽塌不起也。凡人徧急。常多迫窄之憂。天道圓轉。故包荒。人情閉塞。故動而齟齬。豈能與天同泰。物我咸亨。故曰天厭之。春秋傳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已。竟不寤。死。語意正同。厭與厭古字通用。

南子衛靈公夫人世子蒯賁之母宋女有淫行。宋公

子朝有美色仕衛爲大夫南子通焉蒯瞶以是謀弑
得罪出奔解者謂夫子見之欲調停其母子也或云
南子卽魯南蒯以費叛季氏者子路不悅猶不悅往
佛肸公山之意若果南蒯當與陽貨公山並書姓字
不宜稱子或云古君夫人有見賓客之禮記曰陽侯
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大饗始廢夫人之禮春秋魯莊
公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覲用幣南子援
禮請見故夫子据禮見之君子于小人非禮不見小
人欲見君子必援禮君子焉辭此論雖似亦是爲聖
人文過聖人本無過焉用文聖人所行卽禮何必据

禮記者記此正見聖人道德宏無可無不可世儒
強爲諱其識不逮記者遠而況可與論聖人乎禪子
云若自見其朱門貧道無異蓬戶此理都被世儒割
與佛氏論語所以不易讀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自堯舜以來相傳庸是夫子脩道之矩卽庸卽中
離庸則中不可見尋常事物卽是未發不倚此兩字
天地民物之統會六經之總尺世道之範圍亘古今
不易也人所同得曰德不可加損曰至百姓日用不
知曰鮮論語十二篇卽中庸實際禮記第三十一篇

是中庸空蹄子思得聖祖之傳觀縷數千言發揮不盡其真至矣詳禮記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以財濟人曰施所施廣則所濟衆仁者有普濟之願然取必于施則勢難徧以必濟爲仁則仁因勢隔故夫子謂何必從事此乃爲仁對博施言也必也聖人乎對能濟衆言也舉堯舜仁聖之至也堯舜以聖人爲天子富有四海猶病不能博施子貢所問若可從

事聖人不辭但財有必匱力有必竭即使四海九州
內人人獲濟四海九州外又有未徧者有外之功焉
能副無外之心必使吾之事副吾之心雖聖人亦病
矣所謂仁者不論事功而論心體功之博濟仁者不
能遠求而心之無私行仁者可以自盡如己欲成己
卽行立人之事與人俱立惟恐天下一人不立也已
欲通達卽行達人之事與人俱達惟恐天下一人不
達也已之精神與億兆之痛癢常相關所謂一日克
己天下歸仁卽施未必博濟未必衆而隨所施所濟
皆有萬物一體之懷仁在是矣其或已私橫距于中

未能流通則有求仁之方焉蓋已與人身雖異而其
心皆同近取已心以譬人心勉強推移形骸漸破馴
至物我無間亦爲仁之方矣故夫仁人心也爲仁推
心也非取必于施濟也

聖人仁之至者也仁若大路聖人行路已到家者病
猶從者病之病言煩難勞頓非近取之方已卽爲仁
由已之已欲卽欲仁斯至之欲孟子謂可欲之謂善
非私欲也此欲本人心生幾物我同然宇宙無盡人
物無盡惟此一念脉脉流通不費馳求而反身自足
故爲行仁之要立人達人隨分必有所濟不必盡人

達人立亦非全無所立達而空有是心耳心常與萬物爲體卽是反身而誠能近取譬卽是強恕而行二十篇中言仁多獨立達二語明白易簡廣大精微內外合一顯微無間莫要於此

分人以財謂之惠惠而費非君子之惠也況可言仁乎故子貢言濟衆則是而取必于博施則非也善濟者不待施檀弓云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施能濟其濟幾何子謂何事於仁言爲仁非博施也必也聖乎言能濟衆之難也堯舜猶病亦承博施言雖堯舜不能以施爲濟也如

濟人取于施惟天子得爲之堯舜爲天

爲人施人

濟亦不暇給矣或問博濟與夫子老安少懷何別曰
安信懷因人之所利而利之非由我施也有濟衆之
願而不能必之遇取必于遇卽是以施濟爲仁取必
于志乃所以爲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而爲仁者之心
也